



文物古迹见证台湾海峡两岸诸缘

陈志铭（厦门市文化局文物处）

摘要：文物古迹见证台湾海峡两岸血缘、神缘和史缘，见证两岸同根同宗，在福建、在闽南尤其是这样。换个新角度视之，产生了“涉台文物古迹”这新的概念。克服错误观念，保护这一历史文化遗产不容忽视。

关键词：文物古迹 海峡两岸 同根同源

文物古迹是历史的物证。在福建，在闽南，在厦门，多少文物古迹见证两岸同根同源。

首先，看看相同血缘。在厦门，已由市政府公布为涉台文物古迹共计63处，其中兼是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34处。两岸同胞共同的祖坟有：苏益墓、洪朝选墓、陈沧江墓、林君升墓、张晖墓、陈夷则墓、陈伟墓、陈喜墓、陈黯墓、陈化成墓和叶十三郎墓、许濂墓、叶郡马墓、蔡献臣墓、卢经墓、蔡复一墓、蔡贵易墓、黄肇纶墓、吕肇基墓、吕世宜墓等；祖祠有：芦山堂、郡马府叶氏家庙、林希元祠、苏颂祠堂、江夏堂、萧氏家庙、丙洲陈氏祠堂、陈太傅祠、南院陈太傅祠、兑山李氏家庙、霞阳杨氏宗祠、祥露庄氏祠堂、金柄黄氏大宗祠、西溪杨氏宗祠、坡山林氏家庙、奎井陈氏家庙、湖里杨氏宗祠等；祖厝有：陈胜元故居等；纪念性建筑有：林祖密旧居、台湾公会旧址等；古建筑有：南门妈祖庙、碧溪殿、瑶头探花第、深青泽深宫、霞阳应元宫、后浦拱庚堂、高崎万寿宫等。在漳州，陈元光墓、陈政墓、许天正墓、李伯瑶墓、丁儒墓、吴凤祠、塔下村张氏家庙（德远堂）等，前来祭祀谒祖的台胞不计其数。当台湾同胞能自由踏上祖国大陆时，不少人寻根谒祖，给祖坟扫墓，给祖祠上香，寻找祖籍地和祖屋，构成了一个个“血浓于水”的动人镜头。

笔者曾在2001年访问金门，发现金门的宗祠很多，小小岛屿，现存祠堂162座（另一说为165座）。为什么这样多？我翻阅由台湾“文建会”赞助出版的金门文史资料，寻到了答案。用他们的话说：“由大陆内地移向金门的各姓氏族裔，因为卜居他乡，每逢

佳节，思念祖先之情益发强烈，几乎每一姓氏都为他们开语（金门）祖先立牌位、建宗祠。”^[1]家庙所维系的两岸宗亲，皆有迹可寻。例如：海沧青礁村的颜氏家庙，是明末最早入台开发的颜思齐的祖庙，其墓葬在台湾彰化受到保护。海沧霞阳村的杨氏祠堂，其族人在明末清初随郑成功入台定居，在台湾亦建祠堂。后溪镇西溪村的杨氏宗祠，其族人于清乾隆年间移居台湾。后溪镇英村的汪氏家庙，其族人亦于清乾隆年间移居台湾等地。集美灌口镇陈井村的陈氏家庙，其族人于明末清初随郑成功入台，任开垦官吏，今台湾嘉义、彰化、三重等地均有其后裔。湖里禾山镇浦园村的嘉禾陈氏大宗祠，其族人系南院派陈氏后代，清初迁居台湾，现台北、台中、高雄和金门均有其后裔。

中国老百姓看重祖坟、祖庙、祖厝，是中华民族强大凝聚力的生动体现。

台湾祠堂众多，所祭先祖，祖籍无一不在大陆。台湾学者李亦园说：“台湾与大陆关系源远流长。第一批……迁台的移民，是所谓‘长滨文化’的主人，他们在距今五万年，或是更早的时候由中国大陆移入……”台湾另一位学者周俊杰说：“考古发掘的器物，证明早在旧石器时期，来自中国大陆的先民已在台湾从事拓展活动。”^[2]历史悠远的史前遗址除长滨文化遗址外，还有恒春史前遗址、大坌坑文化遗址、园山文化遗址、芝山岩文化遗址、卑南文化遗址和角洞文化遗址等。

这是“血缘”。位于泉州的“闽台缘”博物馆，

展示的就是福建与台湾的一系列的“缘”。有人将它归纳为“五缘”，有人甚至总结至“十五缘”^[3]。

宗教文化是历史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，中华文化对台湾的传播体现在宗教、艺术、文学、民俗、戏剧等方面，其中，“神缘”把文化传播的鲜明印迹烙印在文物古迹上。

厦门、漳州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青、白礁慈济宫，每年都吸引台湾大规模进香团（平均每年10多万人以上）前来朝拜。厦门已举办三届“海沧保生慈济文化节”，2007年和2008年的慈济文化节海内外参加者皆达万人。厦门地区吴真人宫庙原有54座，现存23座。青、白礁慈济宫香火于明末清初传入台湾，台湾至今有保生大帝庙400多座。

比保生大帝庙更多的台湾庙宇是妈祖庙，据1988年统计，多达500多座。现同安南门妈祖庙被称为黑面妈祖祖宫，在台湾分炉不少。妈祖之所以黑脸，是因为她在兵燹中救人被烟火所熏。

众所周知，保生大帝原名吴仟（本），北宋福建同安县人。妈祖原名林默，北宋福建莆田县人，福建和台湾同此妈祖“神缘”，共一炉香火，其源湄洲岛！泉州天后宫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漳州东山关帝庙，又称武庙，是台湾400多座关帝庙的祖庙，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据杨丽华《根在海这边》一书所说：“1990年7月，台湾宗教咨询委员会李炳南教授到东山关帝庙考察，看了庙里黄道周撰写的对联，恍然大悟地说：台湾关帝庙信仰文化正源于此，东山关帝庙是台湾关帝庙的发祥地，台湾诸多关帝庙都悬挂此对联。”

同安马巷元威殿，亦叫池王宫，为闽台池王爷的开基祖庙。池王爷，相传名池然，字逢春，明万历武进士，闽南任职时为拯民瘼而死，乡人感其德而为之建庙。对池王爷的信仰于清代传入台湾，今台湾以他为主神的宫庙有300余座。自1988年台南海埔池王府首次来厦祭拜后，每年台湾各地池王庙都有上千名信徒来进香祭拜。

同安小嶝英灵殿，原祀池王爷，清同治年间改祀金门俗神苏王爷。苏王爷，名碧云，同安人，晚年移

居金门，因精通航道水情，常为海船导航，死后被尊为“海神”，金门民众奉之为桑梓保护神。

马巷城隍庙，至今金、澎一带仍有众多信徒。这是因为马巷在清乾隆年间设厅，管辖金门、澎湖等地，民间信仰延续至今。灌口凤山庙，清康熙年间香火传入台湾，今台湾分炉庙宇多达160多座，每年都有台胞进香团到祖庙进香。

在厦门涉台文物古迹的普查中，不少宫庙进入了我们的视野。

灌口凤山庙，祀清元真君，俗称二郎神，又叫大使公。其香火自四川灌县传到灌口，又于清康熙年间传入台湾，今台湾各地有160多座分炉。

海沧霞阳村应元宫、同安大同镇龙虎宫、梵天寺、朝元观、西柯镇瑶头村大元殿、洪塘镇三忠村三忠宫、集美苏营皇渡庵、灌口镇李林村徵善堂、陈井村定光堂、深青村泽深宫、湖里禾山镇林后青龙宫、安兜青辰宫等，在台湾均有一定影响，是台胞进香朝拜的目标。

与厦门一水之隔的金门，现有宫庙263座（据杨天厚、林丽宽《金门寺庙巡礼》）。这些宫庙奉祀的神祇，绝大多数似曾相识。其中，自然崇拜的神祇（城隍爷、东岳大帝、玄天上帝南斗星君、福德正神等）、与中国历史有关的神祇（关帝爷、郑成功、包公、三忠王、神农炎帝等）、闽台地区传统奉祀的神祇（天上圣母、保生大帝、王母娘娘、注生娘娘、清水祖师等）、与道教以及佛教有关的神祇（九天玄女、李府仙祖、祖师公、观音大士、释迦佛祖等），更是从大陆移居去的。两岸“神缘”，不可谓不深。

让我们再看看两岸的“史缘”。

民族英雄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，是台湾史以至中国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。郑成功，福建南安人，其墓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泉州的延平郡王祠，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郑成功焚青衣处，是泉州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厦门与郑成功有关的历史遗迹，作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不少：龙头山寨遗址、水操台遗址、国姓井、太师太傅墓、郑成功杀郑联处、郑成功读书处、樵溪桥及高读琴洞、演武池遗址、演



武亭遗址、高崎寨遗址、嘉兴寨遗址、陈士京墓、集美寨遗址等。

在金门，与郑成功有关的名胜古迹也不少，如延平郡王观兵奕棋处、国姓井、南安郑氏祖坟、鲁王墓、“汉影云根”石刻、洪旭旧居等。

清朝统一台湾，施琅功不可没。泉州的施琅墓、衙口施氏大宗祠，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。厦门的绩光铜柱坊，是清朝廷为表彰施琅统一台湾的功绩于康熙五十六年（1717年）所建，也是文物保护单位。今牌坊雄风犹存，立于同安大同镇。

研究台湾史的人，不妨到南普陀寺读读乾隆御制碑（封二）。此八块御碑现立置于寺大门外北侧，满汉文各四块。碑文载述乾隆五十三年清廷镇压台湾林爽文、庄大田等起义的经过。这套碑共有三套，分别竖立于厦门、台湾府城台南和热河太庙。无独有偶，厦门大学内“建盖大小担山寨碑记”和鼓浪屿“重兴三和宫记”摩崖石刻与此相似，前者记载清嘉庆七年（1802）蔡牵率起义军进击大、小担清军防地的始末，后者记载清嘉庆十八年福建水师提督王得禄募款兴修三和宫，在三和宫前整修战船并率军进剿蔡牵起义军之事。往事已矣！岁月滔滔而逝，留下些许沉积物，让后人研究台湾史时有迹可循。

当历史翻开近现代篇章时，多少风流人物史迹诉说着两岸的“史缘”。

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连续剧《沧海百年》，使两岸目光聚焦在台湾雾峰林家。雾峰林家在台的开基始祖林石，漳州平和人。清乾隆初年他从平和县五寨墟埔坪社移居台湾拣束堡大里代庄（今台中县大里市）。林石的儿子林定邦是抗英英雄。林定邦的儿子林文察历任游击、参将、副将、陆路提督，阵亡后被迫封为“太子少保”。林家第四代林朝栋为台湾抗法名将，其夫人杨萍因抗法有功被封为“一品夫人”。1904年林朝栋去世，林朝栋之子林祖密放弃台湾的家产和日本殖民者高官厚禄的引诱，内迁鼓浪屿。他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个恢复中国国籍的台湾同胞。他1915年加入中华革命党，1916年创建闽南革命军，参加讨袁护法战争，1918年被孙中山任命为陆军

少将，1925年遭军阀刺杀身亡，年仅48岁。今天，台湾台中市雾峰乡民主路24号，仍存雾峰林家花园，内有祭祀林文察的宫保第。海峡此岸的漳州也有一个宫保第。它位于漳州市区新华西路观桥顶，是漳州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漳州宫保第是清光绪五年（1879年）由左宗棠及郡官奏请朝廷敕建的，内立建第石碑，碑上镌刻：“祠祀提督林文察，字有理，福建台湾人，原署陆路提督，同治三年冬领兵驻漳郡东关外，十一月初三日，在瑞香亭与李世贤血战，军孤援绝，力竭阵亡。事后朝廷赠太子少保，于死事地方建立专祠。”

林祖密在鼓浪屿的旧居（封面），那一带也曾被称为“宫保第”，据推测，他祖父死后追封太子少保，封建时代少保亦可称“宫保”，“宫保第”地名由此而来。林祖密旧居是两幢英式楼房，占地面积678平方米，建筑面积340平方米，曾是中华革命党活动地点，现为厦门市级文物保护单位。

在台湾，与雾峰林家花园齐名、面积略大的旧式宅院，还有台北板桥林家花园（封二）。板桥林家，祖籍漳州府龙溪县二十九都白石堡莆山社，即现在龙海市角美镇埔尾村。清乾隆四十一年（1776）莆山社林氏十四世孙林应寅迁居台湾淡水兴直堡新庄，其子林平侯后随之入台。以林平侯为始祖的林本源家族，在台湾的开发史上卓有声名。林平侯发家后，在祖籍地莆山社设立“永泽堂林氏义庄”，此义庄自清道光元年（1821）至抗日战争爆发（1937年），历时116年，历经四代，是福建省闻名遐迩的公益慈善机构。今天，林氏义庄建筑群犹存。

板桥林家花园在台北县称为“国定古迹林本源园邸”，2007年夏天厦门郑成功纪念馆文物赴台展览，笔者和同仁们特意造访。园邸管理者听说我们来自厦门，热情接待。林家花园在厦门有“另一个版本”鼓浪屿菽庄花园，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中日甲午战争以后，《马关条约》强割台湾和澎湖列岛给日本。国土丧失之痛使林平侯曾孙、爱国台胞林尔嘉（字菽庄）于1896年举族内迁，移居鼓浪屿。菽庄花园就是林尔嘉1913年仿台北板桥林家花园建成的，正如林尔嘉在菽庄花园一块碑刻上所题：“余家台北故

居曰‘板桥别墅’，饶有亭台池馆之胜。少时读书其中，见树木阴翳，听时鸟变声，则欣然乐之。乙未内渡，侨居鼓浪屿，东望故园，辄萦梦寐”。如今，当你漫步在菽庄花园，听得见亭榭曲桥，蓝天碧波，不倦诉说着一个家族在海峡两岸久远的故事。对此著名建筑学家罗哲文曾著文专门评述。他在《双园竞秀 - 记台北板桥林家花园和厦门菽庄花园》一文中指出：“菽庄花园、台北林家花园，虽然被分隔在海峡两岸，但大海却隔不断两园的历史文化亲缘。”^[4]

大家都知道台湾阿里山，但“阿里山之神”是漳州平和大溪镇壶祠村人吴凤，可能许多人不知道。吴凤五岁随父母入台，居住在诸罗大目根堡鹿麻庄（今嘉义县在埔乡）。他任阿里山通事长达48年。在台湾开发的历史中，他为了缓和汉番矛盾，舍生取义，被尊为“阿里山神”，今嘉义县中埔乡江口村建有“阿里山忠王庙”。吴凤祖籍地平和亦有“吴凤宗祠”。每年吴凤忌日，两岸祠堂同时祭祀。

祖籍集美后溪兑山村的台湾著名抗日将领李友邦，1945年9月抗日战争胜利时，情不自禁在厦门南普陀留下了一幅摩崖石刻：“复疆”。每字斗大，入石三分，那种把台湾重新纳入国土版图的豪迈之情，历60年而炽热不减！近两年，李友邦的夫人和李氏后人，还到厦门集美李氏祖籍地寻根访亲。

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年）清朝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，指定厦门为“通洋正口”。首开厦门与台湾台南鹿耳门对渡，厦门、鹿耳门成为大陆与台湾进出货与人的唯一港口。厦门成为大陆之门，鹿耳门成为台湾之门，这种情况持续了整整100年。到乾隆四十九年（1784年），清廷再开泉州蚶江与台湾中部鹿仔港对渡；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，又开福州五虎门与台湾北部淡水八里坌对渡。^[5]这样，福建就有三个港口与台湾对开。这些港口，现在都有历史遗存。如厦门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厦门破狱斗争旧址就在海防厅遗址上；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江夏堂就在闽海关遗址上。

笔者去年夏天随郑成功文物展访问台湾，从另一个角度亲睹两岸的诸缘。台湾的文物古迹几乎无一不

与大陆相关联。如台南市，定为“一级古迹”的有：亿载金城（清朝船政大臣、福州人沈葆楨所建）、赤嵌城（郑成功登陆台湾后最先攻下的城堡）、安平古堡（郑成功从此驱逐荷兰殖民者）、孔庙（郑经继位后，辅政的参军大臣、同安人陈永华倡建）、祀典武庙（祀关羽）、大天后宫（祀妈祖）、五妃庙（祀宁靖王朱术桂以义守节的五位姬妾）等。

可以说，这一切都是台湾海峡两岸文化遗产重要组成部分。如何珍惜并保护好海峡西岸这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，是古老而崭新的课题。说它古老，是因为海峡两岸人民世代发自内心的珍爱并继承这份遗产，才使它抗衡时间而至今。说它崭新，可从概念和现实两方面视之。从概念上说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已经对不可移动文物中各级文物保护单位作了界定。提出“涉台文物古迹”新概念会不会画蛇添足？“加强涉台文物古迹保护”是厦门市人大代表的提案。祖国统一大业需要方方面面做长期不懈的工作。新概念的提出是顺应时代的要求而非画蛇添足。因此，厦门市人民政府在《厦门市涉台文物古迹保护管理暂行办法》中指出：“本办法所称涉台文物古迹系指：历史上反映厦门和台湾之间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方面交流交往、以及体现两岸同胞同宗同源的亲缘关系，并具有历史、艺术、科学价值的古建筑、遗址、墓葬、石刻和纪念性建筑物等不可移动文物。”^[6]从现实上说，城市建设以空前的高速度发展，稍不留心，一些历史文化遗产便万劫不复。正因为这样，厦门市人民政府在颁布《厦门市涉台文物古迹保护管理暂行办法》后，随后公布厦门市第一批涉台文物古迹名单，2007年又公布了第二批涉台文物古迹名单。这就是回答此崭新课题的明智之举。

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，法律法规无疑是首要的，然而，也还有一个认识问题。对于厦门来说，已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和涉台文物古迹的不可移动文物，保护的问题较小。但一些未公布为保护对象的，保护的问题就比较大。

有这么几种观念直接阻碍文化遗产的保护：一是认为不宜保护过多，以免影响建设的发展。实际上，



有价值该保护的就应该保护，“保护为主，抢救第一，加强管理，合理利用”是文物保护工作的方针。当某处不可移动文物与建设的矛盾不可调和时，可权衡利弊，取利大者，采取补救措施。

二是认为可选择有代表性的保护。中国木架结构的古建筑到了清代，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阶段，形成相对固定的模式。换言之，有一些建筑样式雷同。成片的古民居，个体可能大同小异。如果只择其所谓有代表性的才保护，那必然伤其筋骨，使其价值大打折扣。试设想一下，周庄如果只保留一两座古桥和临水的几座民居，周庄会是名闻遐迩的周庄吗？我在《谄议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标准》拙文中指出：此保护区“首先，它应该拥有可见可寻可陶醉其间的城市记忆。‘可见可寻’，说的是看得见摸得着，虽非随处可见却也不难找寻。具体地说，它拥有闽南文化街区或闽南文化村落，闽南文化特征的建筑在这里扮演重要角色，它成片而不是七零八落布不成阵地散落于城市的角落中。它还拥有一大批得到妥善保护的闽南文化的不可移动文物，其中包括涉台文物古迹。‘区’应该有‘成片’的意味，不成片也就不成‘区’。台北的淡水老街、大溪老街，台南的五条港老街，徜徉其中，浓郁的闽南文化气息扑面而来，令人陶醉。泉州、漳州、厦门的骑楼老街，在台湾的一些城市，在金门模范街，在新加坡的牛车水，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，在菲律宾马尼拉的王彬街，都可以找到其影子。这是闽南文化传播、交流、融会的结果。有选择地保护好闽南文化街区和闽南文化村落，在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今天，实在是刻不容缓。福建的开发较晚，历史不是太长，但福建省也算是文物大省，主要是因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在全国居于中上水平，而且拥有大量的与台湾有关的历史文化遗产。”

还有人认为古建筑占地太多，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太浪费土地资源。殊不知古建筑占有较大的空间，是天人合一、人际和谐观念的体现。古民居里，几代同堂，多个兄弟妯娌同居一院是常有之事。今天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，“和谐”理念并非凭空而来。从这

点看也可以看出古建筑的珍贵。

从原始社会起，中国古建筑一直以木构架作为其主要结构方式，一脉相承，生生不息，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。在世界建筑史中，中国古建筑自成一个体系。古民居之所以值得我们珍惜，不仅仅因为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（封四），而且还因为它已经不可再生。尽管木构架结构的中国民居有千年辉煌史，但在今天，除了个别特殊的需要外，森林资源和空间资源已不允许我们建造这样的民居。

对于厦门和闽南来说，古民居还有另一种特殊的意义，它是台湾文化母体的重要标志之一。最早到大陆采访的台湾记者《自立晚报》李永得、徐璐这么写道：“当我们抵达厦门后，看到与台湾乡村一模一样的四合院建筑，以及几乎相同的闽南话，才真切地感受到了这条源远流长的脐带。”

作为海峡西岸的福建，我们有责任克服错误观念，保护好这一份历史遗产，它见证了台湾海峡两岸的诸缘。

注释：

- [1] 陆炳文：《金门宗祠大观》。
- [2] 周俊杰：《由台湾开拓史认识根源》。
- [3] 林沙：《话说厦门》，厦门大学出版社，2002年。
- [4] 罗哲文：《双园竞秀 - 记台北板桥林家花园和厦门菽庄花园》，《文物天地》2003年第2期
- [5] 《道光厦门志》卷六《台运略》、卷七《关赋略》，台南市政府出版：《台南旧城魅力之旅》下册，连横：《台湾通史》卷十七《关征志》、卷二十五《商务志》。
- [6] 厦门市人民政府2001年11月4日颁布。